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 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 氣氛之縱貫性研究

張芳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教授

王 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碩士

摘 要

本研究探討基隆市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就讀國民中學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影響情形。研究中以張芳全（2013）建置之「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第一至第五波」資料庫之1,587名追蹤樣本，運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進行分析。獲得以下結論：（一）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共同點：1.國一時的雙親教育程度對國一時的家族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有正向影響；2.國一時的家族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為正向關聯；3.國一時的家庭氣氛與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負向關係。（二）新移民與非新移民的差異點：1.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與家庭互動明顯高於新移民；2.新移民子女的父親教育程度對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負向影響；非新民為正向影響；3.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正向關聯。

關鍵詞：新移民子女、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家庭氣氛、縱貫性研究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ily Atmosphere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Fang-Chung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n Wang

Master of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d panel study to distinguish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ily atmosphere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We used the database established by Fang-Chung Chang (2013) to track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1,58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analyzed the data using Latent Growth Model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What immigrant and native junior high students have in common: i.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paren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family atmosphere initial point. ii.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family atmosphere initial point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ii. The initial point of family atmosphere and the growth rate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here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differ: i. Atmospher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families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at the same academic yea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i.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studen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growth rates of family atmosphere and a positive effect on native students. iii. The growth rates of nonimmigrant student's family atmosphere and cultural capital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Keywords: immigrant students, social economical status, cultural capital, family atmosphere, longitudinal study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新移民子女教育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議題。教育部（2013）統計，94至102學年之8年來國中小學生數，由278萬3千人降為221萬9千人，然而新移民子女學生數卻由11萬4千人增加為20萬3千人，增加8萬9千人；101學年新移民子女就讀國民中小學的總人數為20.3萬人，較100學年度成長約5.3%。新移民子女人數快速增加，臺灣以這些研究對象為研究議題及數量逐年增加（張芳全、王平坤，2012；張芳全、夏麗鳳，2012；張芳全、李靜芬，2013）。臺灣面臨少子化，在國中小學生人數減少，新移民子女卻逐年遞增，學齡人口結構產生變化，影響臺灣的教育發展（王世英，2007；王貞云、何淑菁、黃欣蕙，2012；吳清山，2004）。因此，新移民子女的教育越來越受重視，所以本研究對象以國中生為範圍，區分為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來瞭解這兩群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成長情形。

國際上已有不少大型資料庫，就如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國際閱讀素養評比（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更有不少以大型資料庫的研究出現（張芳全，2012）。然而檢視國外資料庫多為橫斷面調查（cross-sectional survey），缺乏縱貫性追蹤。橫斷面資料僅以一個時間點分析，無法透過記錄受試者成長時序，瞭解事件之長期發生行為。若以追蹤資料研究稱為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survey）、貫時性研究（panel research）。縱貫性研究在長期追蹤受試者行為表現，不僅瞭解受試者的行為成長（growth）與變化（change）幅度，而且也能瞭解受試者長時間的行為表現軌跡。

由於國內外對於國中生的家庭文化資本、家庭氣氛之縱貫性研究相當少。本研究以張芳全（2013）對基隆市99學年就讀國中一年級學生，追蹤這些學生五個學期學習表現（共有五波）資料庫。本研究透過這資料庫分析，來了解基隆市國民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成長關係。由於臺灣的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與文化資本較非新移民子女低（張芳全、王平坤，

2012)，家庭氣氛應有所不同。在此資料庫中，調查對象包括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子女，因而讓本研究要了解，在長期追蹤資料下，究竟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變化關係為何？也就是說，國一下學期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第一波的表現稱為起始點或截距項）的影響情形為何？國一下學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國一至國三（五波）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五波之間的成長情形稱為成長幅度或斜率）的影響情形為何？以及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其成長幅度、家庭氣氛起始點與其成長幅度的關聯性為何？都是本研究探討重點。該資料庫鎖定基隆市國民中學學生追蹤主因在於，這地區的新移民及非新移民子女僅在十五所公立國民中學就學，容易長時間追蹤他們的學習表現。本研究可以透過此分析，來瞭解這兩群學生在上述變項的成長變化。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新移民與非新移民之國民中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成長情形。

（二）分析比較新移民與非新移民之國民中學生的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家庭氣氛起始點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家庭氣氛起始點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家庭氣氛成長幅度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家庭氣氛起始點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家庭氣氛成長幅度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為瞭解臺灣的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成長情形，以下將探討社經地位意涵與向度、文化資本意涵與向度、家庭氣氛意涵與向度，以及這三個面向的相關研究。說明如下。

一、社經地位之意義與內涵

社會經濟地位簡稱為社經地位，它是一個家庭擁有物質與精神的總稱（如：

權勢、財富、聲望），透過所包括職業、教育程度與經濟收入。這些面向不但有高低，而且是關係到每個人的主觀地位或聲望，它會依不同的社會階層分配於各家庭，透過社經地位高低，來代表個人或家庭之階層（王雅玲、李瓊雯、張恬瑜、曾妙音，2009；李佩嫻、黃毅志，2012；黃毅志，2008；黃建皓，2012；蕭佳純，2009）。簡言之，社經地位是一個資源與聲望的整合性指標，在資源方面，測量物質資源、社會資源及資產（包括收入、財富與教育程度）；在聲望方面，測量個人在社會階級中的地位，評估個人的職業聲望等。

而衡量社經地位的測量指標有不同見解。馬信行（1985）以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為社經背景指標；Teachman（1987）則認為，社經地位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黃毅志（2003）認為，職業、教育與收入是測量社經地位常重要指標。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Capital, ESCS）為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採用的社經地位指標。張貴琳（2011）指出，以往研究大多採用社經地位（Social-Economic status, 簡稱SES）指標，包括教育程度與職業水準，在職業水準除了以父親的職業水準之外，亦有以父母親職業水準較高一方或兩者之平均表示。在教育程度方面，由於社經地位象徵個人擁有可取得實質的社會、心理及經濟資源的必要技能，亦可視為收入與職業之取得的前置因素。其最大的優點在於易測量，其缺點亦在於其不隨時間而有所變動，不盡然能反映個人在日後經濟面上的提升。而在社經地位中，又以教育程度做為重要的測量指標之一。在職業方面，社經地位測量的指標之一是職業。職業反應職業聲望與工作責任，如果個人從事的職業聲望愈高，代表個人在社經地位愈高。

二、家庭文化資本之內涵與向度

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為法國社會學家P. Bourdieu（1930~2002）在《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提出，文化資本包括內化形式（the embodied state）、具體化形式（the objectified state）、制度化形式（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的資本（Bourdieu, 1986；Bourdieu & Passeron, 1977）。Bourdieu（1984）認為，文化資本是人們在高社會階層的精緻文化能掌握程度，如來自高社會階層的學生，不僅能擁有較多的經濟資源，也具備較為豐富的文化資本，他們可能從幼兒起，在家庭中繼承家長的行為型態、大人思維模式與氣質。這種文化資本在無意識狀況下，進行世代間傳遞。某種程度

上，家庭文化資本反應了階級性，高社會階層者透過學校教育接受了社會較接近優勢階層的文化，處於較為有利的社會地位。

由於文化資本研究範疇不斷地擴大，使得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原本著重的高層次文化，Teachman(1987)將家庭教育資源包括在其中。個體得到的文化刺激，可以透過日常生活或活動獲得廣義的文化資本，不再侷限於高社經地位者才能夠擁有的文化活動。由於影響學童學習的關鍵因素多元，張芳全、王平坤（2012）也將一般性文化活動也列入文化資本，這些資本如家庭閱讀的環境、習慣、購書頻率、至圖書館次數、從事文化參訪及相關的藝文活動。

本研究將家庭文化資本內涵分為教育資源、閱讀習慣、一般（補習）與精緻型文化活動（藝文活動）。在教育資源方面，它是學生家庭中擁有的教育設備，包括字典、參考書、課外讀物、專用書桌等各種學習資源。在閱讀習慣方面，它是指學生個人對於學習及閱讀行為，學生會運用時間到圖書館找尋閱讀材料，增加文化刺激。在一般型文化活動方面，臺灣國中普遍性的課後活動為課後補習為主要活動之一。這些校外活動也是家庭文化資本的一環，而取名一般型文化是因為國中生在此階段較常面對的補習課程，因此取名為一般型文化活動。國中生補習對於學習表現有其影響，所以在一般型文化活動加入補習項目，包括家教或安親班課程、國文、英語、數學等各類補習課程。在精緻型文化活動方面，它是指個體參加較為高階的文化活動，包含參加音樂會、藝術表演活動與文學閱覽活動。本研究的精緻型文化活動包括：聽音樂會、文藝、科學展覽、參觀美術展。

三、家庭氣氛的意涵與向度

家庭環境影響子女的自我影像（self-image），即使到了青春期的青少年，家庭對於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身心發展與行為表現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家庭環境及其成員從日常生活中會塑造家庭氣氛，而什麼是家庭氣氛呢？Moos與Moos（1986）以三大向度與十個指標衡量家庭氣氛：（一）關係向度：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家人公開相互表達程度與衝突情形；（二）個人成長向度：家庭成員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的獨立性、成就取向、智能文化取向（家庭對政治、文化活動的注意情形）、主動休閒導向、倫理宗教強調性；（三）系統維護向度：強調家庭的組織性與控制性（如家規的設定）。吳武典、林繼盛（1985）將家庭氣氛分為父母期望水準、教育態度、家庭學習環境、家庭互動語言及人際關係。可見，家庭氣氛

的內涵相當分歧。

Denton與Kamofe（1994）認為，測量家庭氣氛應包含：（一）家庭組成：指單親家庭與雙親家庭的差異性所產生的情境；（二）家庭互動：包括家庭參與、溝通、紀律與家庭決策；（三）家庭成員間的觀念差異：家庭之中不同的聲音及意見表達的流暢性。Shulman與Mosak（1988）以三個層面描述家庭氣氛：（一）情緒：指家庭中大部分時間呈現的心理狀態，如快樂與友善氣氛等；（二）秩序：指家庭的階層關係與所發生的事件而言；（三）關係：指家庭成員的互動形式，如親近、有距離等。家庭氣氛由父母建立，因而父母之相關因素影響氣氛，包括父母的人格特質、價值觀、生活風格、教育態度、管教方式、對家庭的價值觀、原生家庭的氣氛、夫妻婚姻狀況等，都會影響家庭氣氛。由於家庭系統複雜，使得測量工具難以具體化。雖然在概念上試圖反映家庭系統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實際操作卻未能確切捕捉及描繪真正內涵（Anderson & Sabatelli, 1990；Camasso & Geismar, 1992；Halvorsen, 1991）。因此，家庭氣氛複雜性，絕非單一向度可以測量，在衡量家庭氣氛需要審慎，避免偏失。

雖然家庭氣氛內涵相當分歧，但是它是家庭成員在平時生活互動所建立的情感聯結。本研究在家庭氣氛分為家庭情感及家庭互動。在家庭情感方面，強調家庭內親密或親子關係，家人彼此有部分時間生活在一起，擁有著規範與承諾，具歸屬及認同感，形成與維護家庭的重要基礎，家人能建立起歸屬感，使得每個人都有安全感，並相互產生感情。在家庭互動方面，強調家人彼此聯繫的關係與相互關懷，它不僅增進互動對象的勝任感，也增進家庭成員的愉悅感，從互動關係中感受到的彼此情感的聯結性。

四、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相關研究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很大的差異在於家庭社經地位明顯不同。然而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家庭文化資本有正面影響（張芳全，2011），社會階層理論指出，社會接地位愈高，文化資本愈高（Gillian & Pong, 2005）。而社經地位愈高的家庭，家庭成員的知識水準高，因而對於家庭氣氛的經營愈能掌握，兩者之間是正面的。而文化資本愈多的家庭，代表在家庭經營較為重視，因而對於家庭氣氛的影響也有其正面效果。這也是本研究為何要將上述三個變項納入研究的重點之一。過去在這些面向的研究，說明如下：

首先，社經地位與文化資本存在關聯性。家庭社經地位越高，所能提供的家庭資源較佳。父母的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預測，父母所供給子女家庭學習資源多寡；而教育程度較佳的家長，能提供的文化資本較多，兩者之間具有正向關係（張芳全，2011；Davis-Kean & Sexton, 2009；Gillian & Pong, 2005）。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的文化資本，確實有差異存在，新移民子女在家庭社經地位及文化資本，明顯落後於非新移民子女（張芳全，2006）。其次，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氣氛。雙親的社經地位可能影響其對子女的教養風格與家庭環境氣氛，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越高，則家庭氣氛越佳，但是對於中低等及家庭社經地位來說，家庭氣氛反而較好或沒有差異（王雅玲等，2009）。第三，家庭文化資本對於家庭氣氛有正面助益。關於探討與家庭氣氛之變項相當繁雜，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吳就君、潘蓓蓓、叢肇祥，1987）、管教態度、人際關係、教育成就、期望、家長接受教育年數及學習成效都與文化資本有關（李敦仁、余民寧，2005；Sewell, Haller & Ohlendorf, 1970），然而針對家庭文化資本影響家庭氣氛之成長研究缺乏。本研究認為，家庭文化資本愈多，可以豐富子女學習，也有可能提高家庭氣氛。

綜合上述，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具有正面影響，父母教育程度愈高、職業愈好，子女可獲得家庭文化資本愈多，同時會讓家庭氣氛愈好。而基隆市國民中學生（新移民與非新移民）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關係有待本研究檢定。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基於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建立的研究架構如圖1與2。圖中 X_1 、 X_2 、 X_3 、 X_4 分別代表父、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的職業。圖1（圖2）代表探討新移民（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成長幅度之影響；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之影響（單箭號稱為影響，以下同）；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氣氛起始點的關聯（雙箭號稱為關聯，以下同）；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成長幅度之關聯；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之關

聯；分析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對家庭氣成長幅度之關聯；家庭氣氛起始點對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之關聯；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對家庭氣氛成長幅度之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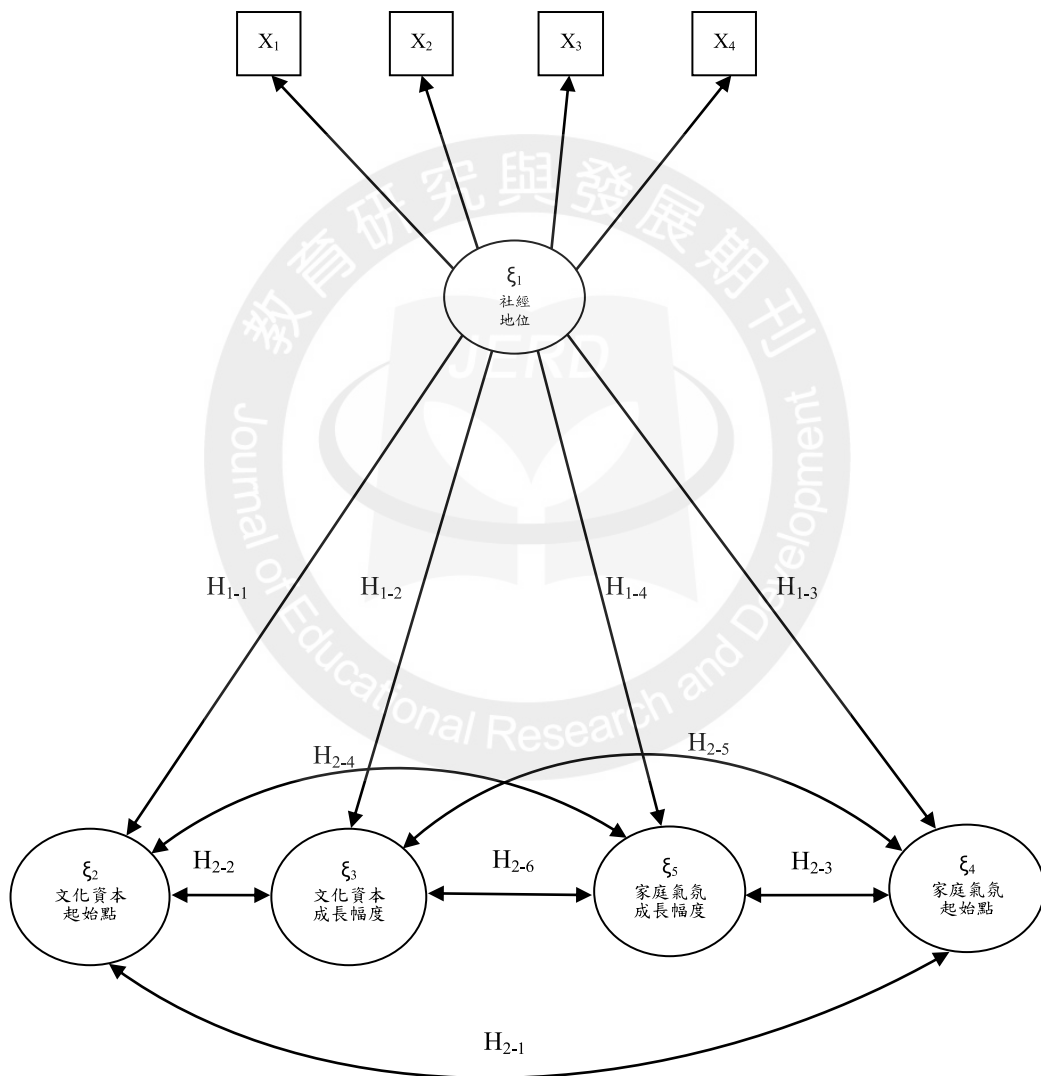


圖1 新移民子女的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一) 新移民子女模型之假設

1. 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關聯。

H₁₋₁：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有正向影響。

H₁₋₂：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的成長幅度有正向影響。

H₁₋₃：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氣氛的起始點有正向影響。

H₁₋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氣氛的成長幅度有正向影響。

2. 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關聯。

H₂₋₁：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氣氛起始點有正向關聯。

H₂₋₂：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₂₋₃：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₂₋₄：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對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₂₋₅：家庭氣氛起始點對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₂₋₆：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二) 非新移民子女模型之假設

1. 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關聯

H₃₋₁：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有正向影響。

H₃₋₂：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的成長幅度有正向影響。

H₃₋₃：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氣氛的起始點有正向影響。

H₃₋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氣氛的成長幅度有正向影響。

2. 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關聯

H₄₋₁：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氣氛起始點有正向關聯。

H₄₋₂：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₄₋₃：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₄₋₄：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對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₄₋₅：家庭氣氛起始點對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H₄₋₆：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有正向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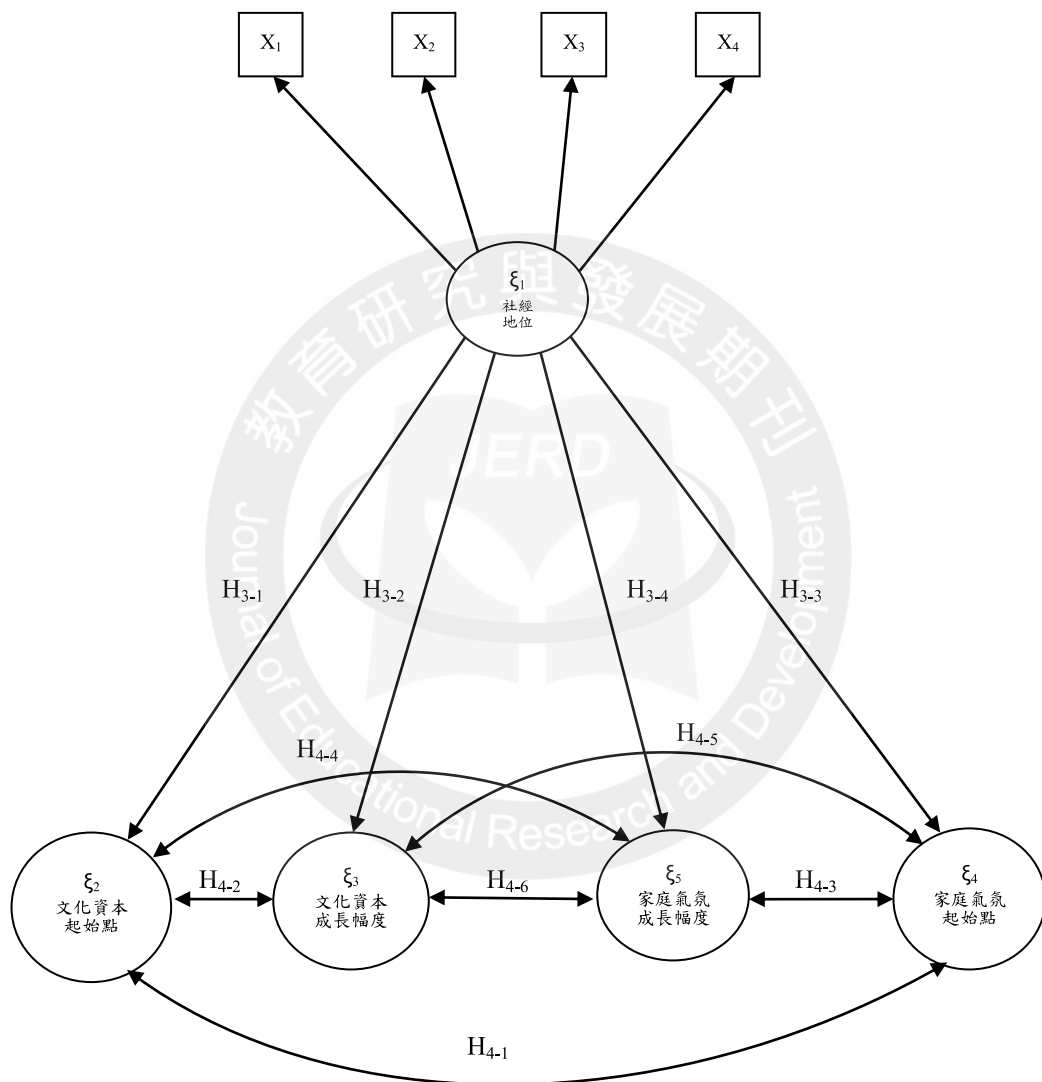


圖2 非新移民子女的研究架構

三、變項測量

本研究使用的各個變項之測量，說明如下：

首先，新移民子女。本研究所指的新移民子女是99學年度就讀基隆市國民中學的國一學生，這些學生從國一至國中三都在基隆市公立國民中學就讀，同時這些學生的母親來自於越南、印尼、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她們與中華民國之男性為婚配關係移民進入臺灣。

其次，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社經地位係指一個家庭在社會中的相對地位。本研究的家庭社經地位係指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父、母親職業與其教育程度構成的變項。本研究資料是以「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問卷」的題目調查的。本研究在職業類別參考黃毅志（2008）建構的「改良版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將資料庫中的十三種職業歸類為五種，做為測定社經地位。在父、母親接受之最高學歷，各選項代碼如下：1.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2.國小畢業、3.國中畢業、4.高中／職畢業、5.專科畢業、6.大學畢業、7.碩士以上學位、8.我不知道。為求計分的準確度，依照臺灣的學制，這些教育階段的畢業年數為依據，分別以0年、6年、9年、12年、14年、16年、18年接受教育作計算，其中若受測者填答我不知道的選項，該筆就予以刪除，不列入分析。

第三，家庭文化資本。它是指家庭中擁有的一切有形與無形資本，可以提供子女學習的資源。本研究在家庭文化資本區分為教育資源、閱讀習慣、一般與精緻型文化活動，它以資料庫的「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問卷」，在上述各面向中的題目作為測量。以教育資源來說，在各題問卷選項為沒有、有，依序給予1分與2分；個人閱讀之選項為從不如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依序給予1~4分；一般型文化活動的測量分成沒有、一週1次、一週2次、一週3次（含以上），依序給予1~4分；精緻型文化活動為沒有、一個月1次、一個月2次、一個月3次，依序給予1~4分。最後再將上述面向及各面向分數加總，假若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

最後，家庭氣氛。它是一個家庭成員在平時生活互動下所建立的情感聯結。本研究家庭氣氛分為家庭情感與家庭互動。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問卷」中在上述各面向的題目作為測量，由受試者選出符合自己的情形。以家庭情感來說，在各題的選項區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

序給予1~4分。而家庭互動則分成從不如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依序給予1~4分。家庭氣氛由上述兩個變項構成，得分越高者，代表家庭氣氛愈佳。

四、資料來源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張芳全（2013）建置「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資料庫之樣本，它以99學年基隆市國民中學就讀七年級學生為追蹤調查樣本。在第一波樣本共有4,261位學生，第二至五波追蹤樣本逐年減少。本研究透過整列剔除法，進行剔除後，在五波都有完整資料者（有效樣本）為1,587名，其中包含新移民子女98名與非新移民子女有1,489名。本研究為國民中學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縱貫性研究，採用樣本為固定受試者在不同時間的追蹤。本研究在父母親教育程度與職業運用資料庫中的第一波背景資料，而家庭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則以第一波至第五波問卷的日常生活之長期追蹤樣本資料，藉此分析國民中學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長期變化情形。

五、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為瞭解本研究篩選變項所獲得的工具信度與效度，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第一波」資料的家庭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的信效度分析。第一波資料先剔除答題不完整問卷，獲得有效樣本，透過SPSS V.18 for Windows進行因素及信度分析。說明如下：

（一）家庭文化資本的效度

本研究在家庭文化資本分為教育資源、閱讀習慣、一般型文化活動及精緻型文化活動。估計其信度是運用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萃取法，採取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1.0為參考標準。分析之後各題如表1，直交轉軸特徵值大於1之因素有4個，分析後的各個題目如表1。第一個因素為教育資源，共有8題，特徵值3.98，解釋變異量18.07%；第二個因素為閱讀習慣，共有6題，特徵值2.45，解釋變異量11.15%；第三個因素為一般型文化活動，共有4題，特徵值2.33解釋變異量10.60%；第四個因素為精緻型文化活動，共有4題，特徵值2.33，解釋變異量10.59%，四個因素的總累積變異量為50.40%。

表1 家庭文化資本之效度

向 度	題 目	因 素 一 負 荷 量	因 素 二 負 荷 量	因 素 三 負 荷 量	因 素 四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變 異 數 解 釋 量 %
教育資源	字典或辭典（包含中英文）	-.05	.08	-.01	.51	.27	3.98	18.07
	電子辭典（包含中英文）	.02	-.13	-.06	.59	.37		
	和學習相關的光碟、軟體	-.12	-.11	.02	.61	.40		
	數學與自然的參考書（如：講義）	-.16	-.03	-.16	.54	.34		
	數學和自然相關的雜誌（如：小牛頓、牛頓）	-.12	-.17	.01	.53	.32		
	課外讀物（如：小說、故事書、百科全書）	-.20	.02	-.05	.43	.22		
	個人專用的書桌	-.04	-.04	-.07	.35	.13		
	和數學或自然科學相關的玩具（例如積木、魔術方塊、機器人等）	-.09	-.08	.01	.52	.28		
閱讀習慣	我每天會安排一段時間看課外讀物	.86	.05	-.03	-.12	.75	2.45	11.15
	我每天會在同一個地點看課外讀物	.76	.04	-.01	-.12	.60		
	放假時，我常會看課外讀物	.86	.07	-.02	-.17	.78		
	我常從圖書館或班上借書回去看	.73	.12	-.01	-.10	.56		
	我會閱讀不同題材的課外讀物	.81	.13	-.01	-.17	.70		
	我會去書店找尋想看的課外讀物	.71	.17	.05	-.16	.56		
一般型文化活動	家教或安親班課程	-.04	.03	.82	-.04	.67	2.33	10.60
	補英文（例如：文法、會話、作文等）課程	.01	-.02	.77	-.09	.61		
	補數學	-.01	-.04	.84	-.07	.71		
	補自然（生物、理化、地科）	.01	.08	.57	-.06	.33		
精緻型文化活動	逛圖書館、書店、看書展	.30	.52	.02	-.22	.41	2.33	10.59
	聽音樂會、觀賞表演	.10	.81	.03	-.07	.67		
	參觀美術展、文藝展覽	.09	.85	.02	-.08	.74		
	參觀博物館、天文館、科學展覽	.08	.81	.01	-.08	.67		

（二）家庭氣氛的效度

以因素分析瞭解家庭氣氛之效度，其直交轉軸特徵值大於1之因素共有2個，測量題項分為家庭情感及家庭互動，各題項如表2。第一個因素為家庭情感，共有6題，特徵值3.03，解釋變異量30.28%；第二個因素為家庭互動，共有4題，特徵值2.23，解釋變異量22.26%，二個因素的總累積變異量為52.54%。

表2 家庭氣氛之效度

向 度	題 目	因 素 一 負 荷 量	因 素 二 負 荷 量	共 同 性	特 徵 值	變 異 數 解 釋 量 %
家庭情感	我會和家人談論學校發生的事	.73	.21	.57	3.03	30.28
	我可以感受到家人對我的關心	.78	.11	.62		
	我需要幫忙時會找家人協助	.79	.16	.64		
	家人會看我的考卷，瞭解學習情況	.52	.40	.52		
	家人會看我的家庭聯絡簿	.52	.07	.43		
家庭互動	家人會鼓勵或指導我閱讀課外讀物	.52	.42	.51	2.23	22.26
	家人會陪我唸書或指導功課	.49	.53	.63		
	家人會參與我的學校活動	.31	.64	.28		
	家人會到學校擔任志工或義工	-.14	.78	.61		
	家人會陪我閱讀課外讀物	.33	.71	.45		

（三）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信度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 係數估計研究工具的信度，它對同一向度的題目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藉此瞭解研究工具的信度。本研究在家庭文化資本的信度係數，除了家庭資源為.62之外，閱讀習慣、一般型文化活動及精緻型文化活動各為.89、.74、.72等都在.70以上，有其穩定性與精確性，整體文化資本的係數為.73，顯示出內部的一致性具有不錯的信度。在家庭氣氛問卷的Cronbach's α 係數，其中家庭情感的 α 係數為.78；家庭互動則為.70，顯示內部一致性頗佳，整體家庭氣氛的 α 係數為.75。

六、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對基本資料描述整理如表3。表中看出，母親為中華民國者最多，占93.8%，而為新移民者占6%；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職畢業最多，占36.1%，其次為國中畢業，占17.6%，專科畢業占11.7%，大學畢業占10.4%，碩士以上學位占3.2%，國小畢業占3.2%，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過學占0.5%；母親教育程度也以高中職畢業最多，占45.3%，其次為國中畢業占12.4%；專科畢業占10.8%，大學畢業占10.6%，國小畢業占2.9%，碩士以上學位占1.3%，小學沒畢業或沒有上

過學占0.8%。父親職業以等級四最多，占28.2%，等級二次之，占26.6%，等級三占24.5%，等級五占9%，等級一則占5.4%；母親職業則以等級二最多，比率為39.6%，等級三其次占24.5%，等級四占13.8%，等級五占11.5%，等級一則占4.1%。

表3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N=1,587)

類別	項目	總人數	總百分比 (%)	新移民子女		非新移民子女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母親 國籍	中華民國	1,489	93.8	0	0	1489	100
	中國大陸	63	4.0	63	64.3	0	0
	香港、澳門	5	0.3	5	5.1	0	0
	越南	11	0.7	11	11.2	0	0
	印尼	2	0.1	2	2	0	
	泰國	4	0.3	4	4.1	0	0
	菲律賓	5	0.3	5	5.1	0	0
	馬來西亞	1	0.1	1	1	0	0
	緬甸	4	0.3	4	4.1	0	0
	其他	3	0.2	3	3.1	0	0
父親 教育 程度	小學沒畢業 或沒有上過學	8	0.5	1	1.0	7	0.4
	國小畢業	51	3.2	6	6.1	45	2.8
	國中畢業	280	17.6	19	19.4	261	16.4
	高中/職畢業	573	36.1	42	42.9	531	33.5
	專科畢業	185	11.7	5	5.1	180	11.3
	大學畢業	165	10.4	5	5.1	160	10.1
	碩士以上學位	50	3.2	1	1.0	49	3.1
	我不知道	275	17.3	19	19.4	354	22.3
母親 教育 程度	小學沒畢業 或沒有上過學	13	0.8	7	7.1	6	0.4
	國小畢業	46	2.9	8	8.2	38	2.4
	國中畢業	196	12.4	14	14.3	182	11.5
	高中/職畢業	719	45.3	34	34.7	685	43.2
	專科畢業	171	10.8	0	0	171	10.8
	大學畢業	168	10.6	9	9.2	159	10
	碩士以上學位	21	1.3	1	1.0	20	1.3
	我不知道	253	15.9	25	25.5	326	20.5

七、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一）有效樣本的資料處理

本研究使用張芳全（2013）建置之「國民中學學習狀況之追蹤調查」第一至第五波資料庫。在樣本篩選與資料整理上，若該生在某一波的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有一筆遺漏者，就採取整列剔除法配對刪除法（pairwise deletion）刪除。最後在五波資料都有數據的有效樣本為1,587名。有效樣本占第一波問卷樣本數（4,261名）的37.24%。接著透過從資料庫所篩選出之題目，測量五波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變項，計算共變數矩陣做為估計模型的依據。由於家庭社經地位之中，父母親教育程度若填寫「我不知道」，父母親的職業填寫「其他」，則將此份問卷視為填寫資料不完整，予以刪除。本研究檢定的學生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潛在成長模型樣本數，是刪去缺失資料所計算而得。所以表中計算各變項的有效人數，未必等於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總人數（新移民 $n_1=98$ ；非新移民 $n_2=1,489$ ）。要說明的是，99學年基隆市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一年級的學生人數僅有174名（教育部，2014），因此，本研究在新移民子女為98名，代表該資料庫追蹤五波資料仍有56%的留存率，算是很高的，因而其新移民子女的樣本數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資料分析方法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採行資料處理方法如下：

首先，本研究使用描述統計，計算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分析，進行變項的描述性統計，以瞭解研究樣本分佈情況，並繪製第一至五波之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成長線條圖。其次，運用積差相關係數來估計各變項之變異數共變數矩陣，做為檢定模型的依據。

第三，運用潛在變項成長模型估計建構的模式。本研究採用Aber與McArdle（1991）、Meredith與Tisak（1990）提出的「完整潛在軌跡模型」（completely latent trajectory model），它將斜率項因素的第一個時間點設定為0，最後一個時間點設定為1.0，其餘時間點則採完全開放估計，以自然反映出原始資料隨著時間發展，來呈現資料成長的趨勢。本研究資料分析透過估計新移民與非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變異數共變數矩陣，接著進行LGM的各個參數設定，再做各個參數估計。由於本研究在新移民子女數有限

($n=98$)，在檢定時，因素結構的關係圖將會有所簡化。本研究建立的新移民（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因素結構關係，如圖3所示。

圖中各符號說明如下：○中的 ζ_1 、 ζ_2 、 ζ_3 、 ζ_4 、 ζ_5 符號，表示無法觀察到的潛在變項；□符號 X_1 、 X_2 、 X_3 、 X_4 代表家庭社經地位 ζ_1 的測量指標；□中 Y_1 、 Y_2 、 Y_3 、 Y_4 、 Y_5 代表家庭文化資本 ζ_2 、 ζ_3 的測量指標；□中 Y_6 、 Y_7 、 Y_8 、 Y_9 、 Y_{10} 代表家庭氣氛 ζ_4 、 ζ_5 的測量指標； β_1 、 β_2 代表家庭社經地位 ζ_1 對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及成長幅度的影響； β_3 、 β_4 代表家庭社經地位 ζ_1 對家庭氣氛起始點及成長幅度的影響。三角形（在圖內有一個1）代表常數項，也就是， α_1 、 α_2 代表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成長幅度 ζ_2 、 ζ_3 的平均截距項及斜率項參數； α_3 、 α_4 代表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 ζ_4 、 ζ_5 的平均截距項及斜率項參數； ψ_1 、 ψ_2 代表對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成長幅度 ζ_2 、 ζ_3 的截距及斜率項變異數； ψ_3 、 ψ_4 代表對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 ζ_4 、 ζ_5 的截距及斜率項變異數； r_1 代表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 ζ_2 與家庭氣氛起始點 ζ_4 的關係； r_2 代表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 ζ_2 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 ζ_3 的關係； r_3 代表家庭氣氛起始點 ζ_4 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 ζ_5 的關係； r_4 代表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 ζ_2 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 ζ_5 的關係； r_5 代表家庭氣氛起始點 ζ_4 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 ζ_3 的關係； r_6 代表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 ζ_3 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 ζ_5 的關係； λ_1 、 λ_2 、 λ_3 、 λ_4 代表對 X_1 、 X_2 、 X_3 、 X_4 的因素負荷量； λ_5 至 λ_{14} 代表對 ζ_2 、 ζ_3 的因素負荷量； λ_{15} 至 λ_{24} 代表對 ζ_4 、 ζ_5 的因素負荷量； δ_1 、 δ_2 、 δ_3 、 δ_4 代表對 X_1 、 X_2 、 X_3 、 X_4 的估計誤差； ε_1 、 ε_2 、 ε_3 、 ε_4 、 ε_5 代表對 Y_1 、 Y_2 、 Y_3 、 Y_4 、 Y_5 的估計誤差； ε_6 、 ε_7 、 ε_8 、 ε_9 、 ε_{10} 代表對 Y_6 、 Y_7 、 Y_8 、 Y_9 、 Y_{10} 的估計誤差； ζ_1 與 ζ_2 分別是家庭文化資本成長起始點與成長幅度之估計誤差； ζ_3 與 ζ_4 為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成長幅度之估計誤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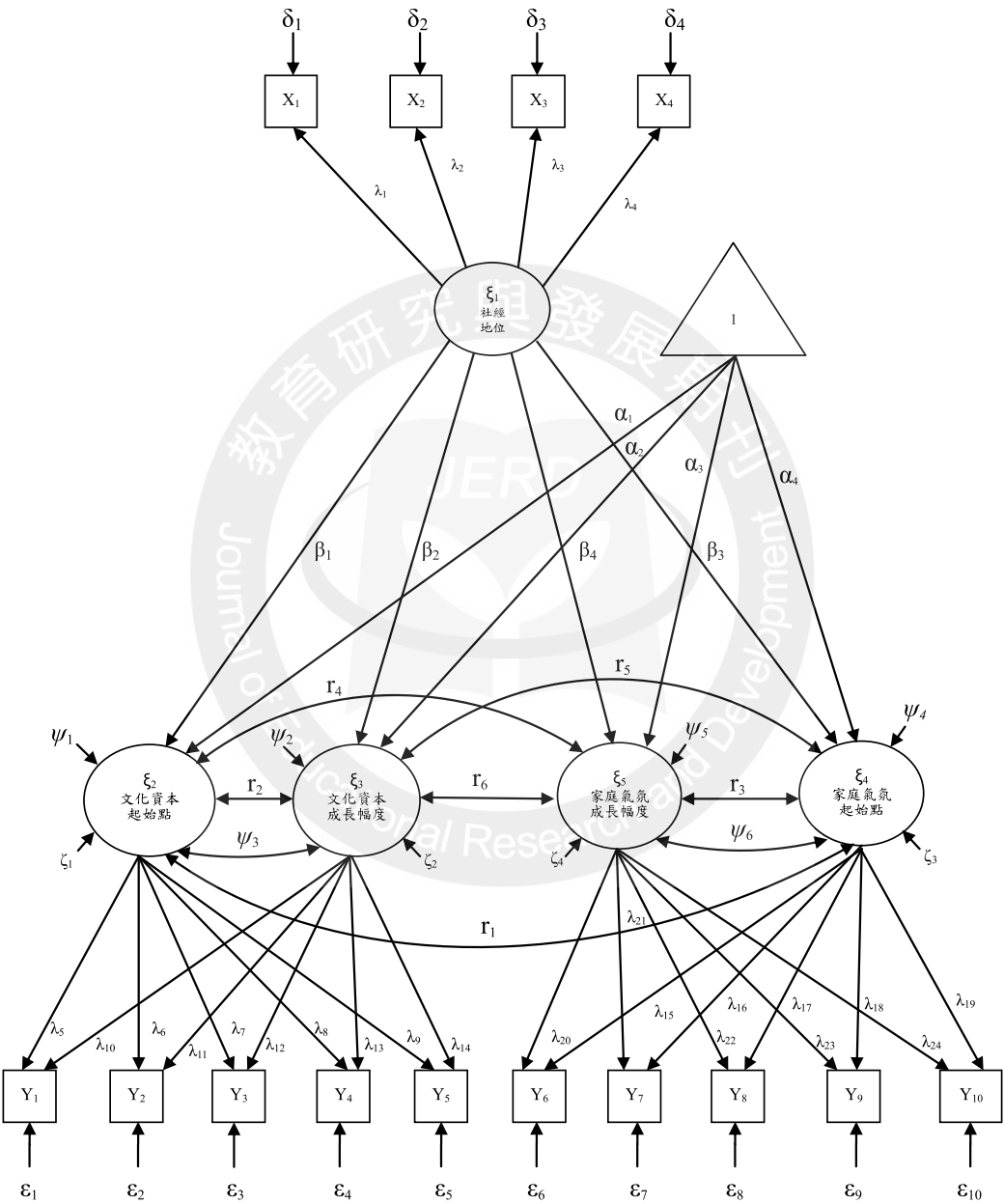


圖3 學生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因素結構關係之模型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各波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情形與討論

(一) 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各觀察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如表4與表5。表中可知，第一至五波新移民子女在各波的家庭文化資本偏態依序分別為1.213、.599、.483、.285、.510，峰度為2.611、.241、.265、-.323、-.011；非新移民子女的各波偏態為.786、.366、.396、.399、.512，峰度各為.851、-.140、.058、-.055、.188。而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子女的觀測變項平均數之離散程度最大者皆在第二波。

表4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各波的家庭文化資本的描述統計 (N1 = 98, N2 = 1489)

新移民子女波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平均數	1.5295	1.6789	1.6846	1.6282	1.5938
標準差	.29215	.35304	.32121	.33798	.31425
變異數	.085	.125	.103	.114	.099
偏態	1.213	.599	.483	.285	.510
峰度	2.611	.241	.265	-.323	-.011
非新移民子女波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平均數	1.5765	1.7041	1.6969	1.6404	1.6453
標準差	.31814	.35320	.34848	.33775	.34311
變異數	.101	.125	.121	.114	.118
偏態	.786	.366	.396	.399	.512
峰度	.851	-.140	.058	-.055	.188

至於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偏態依序為.472、.735、.703、.8、.485；峰度各為.147、1.479、.707、.986、.32；非新移民子女的偏態各為.342、.436、.549、.606、.529，峰度為-.155、.206、.249、.52、.227。而新移民子女的觀測變項平均數之離散程度最大為第四波；非新移民則為第五波。上述的偏態與峰度均符合Kline（2005）提出，判斷變項資料是否為常態分配之條件：「偏態係數小於3及峰度小於10」之標準，顯示出本研究分析之各波資料為常態分配，在LISREL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參數估計。

表5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各波的家庭氣氛的描述統計 (N1 = 98, N2 = 1489)

新移民波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平均數	2.1611	2.1052	2.0490	2.0464	2.0262
標準差	.54892	.53261	.51328	.59286	.55828
變異數	.301	.284	.263	.351	.312
偏態	.472	.735	.703	.800	.485
峰度	.147	1.479	.707	.986	.320
非新移民波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平均數	2.3099	2.2575	2.2292	2.1942	2.2198
標準差	.56592	.56900	.55976	.58503	.59644
變異數	.320	.324	.313	.342	.356
偏態	.342	.436	.549	.606	.529
峰度	-.155	.206	.249	.520	.227

(二) 文化資本之成長變化

本研究將有效的樣本分析，繪製了基隆市國民中學學生的家庭文化資本成長曲線，從圖4可知，新移民子女在精緻型文化資本第一至五波，呈現上升－下降－下降－下降；而非新移民子女則呈現上升－下降－下降－下降。在兩群的國民中學生，第一至五波都反應出非新移民子女較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高，但是兩者差異不大，且兩者在線條成長幅度相似（因為刻度放大的關係，其實這些線條都接近直線），其中第一至第二波的家庭文化資本都有劇增現象，但是隨著時間推移，至第三、四、五波又逐漸下滑，僅有非新移民子女在第四至第五波，呈現些許回升狀態。第一波至二波家庭文化資本速率急遽上升的原因可能是，學生從國民小學進入國民中學之後，學習內容及材料不同，需要更多及不同類型的學習資源，因而教育資源有明顯增加。同時在升至國二後，即將面對升學考，家長自然而然對家庭文化資本更加重視（包括教育資源、閱讀習慣、一般與精緻型文化活動），接著隨後逐漸下滑原因在於，國三升學參加基本學力測驗，課業壓力日益繁重，使得閱讀習慣與精緻型文化受到壓縮，整體家庭文化資本開始降低，但仍然較第一波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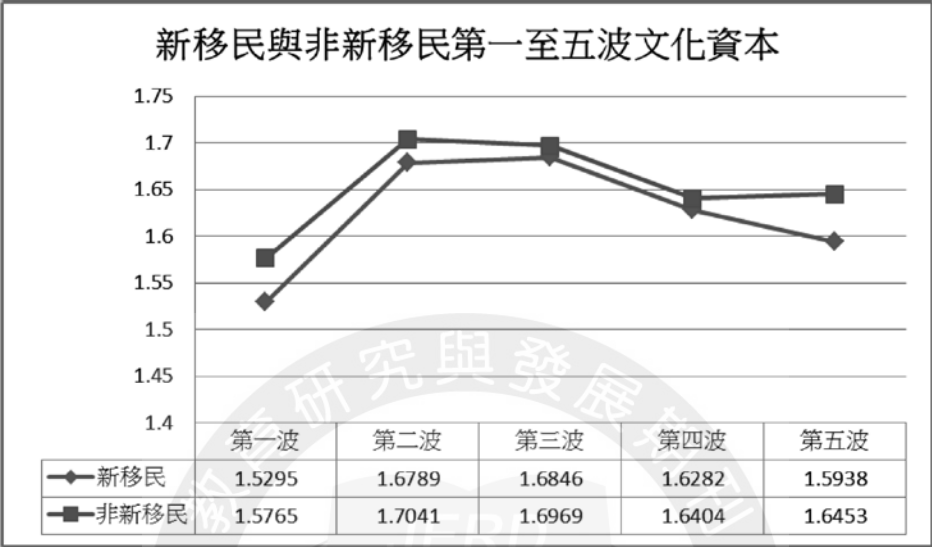


圖4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在第一至五波文化資本之成長線

（三）家庭氣氛之成長變化

本研究繪製基隆市國民中學學生的家庭氣氛成長情形，從圖5可知，新移民子女在第一至五波的家庭氣氛，呈現下降—下降—下降—下降；非新移民子女則是下降、下降、下降、上升的狀態。雖然新移民子女在家庭氣氛起始點（國一下學期）較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高，但是在第三波時，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開始高於新移民子女，第四波又回復新移民子女略高的情形，到了第五波，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再次高於新移民子女。從各波表現來看上，除了非新移民子女在第四至第五波有上升現象之外，其餘皆呈現隨時間逐漸下滑，此與家庭互動的線條發展非常相似。推測原因是：學生隨著年級增加，升學及課業壓力也漸漸增加，使得家人之間的互動與關懷可能相對減少，直至國三下學期才又逐漸地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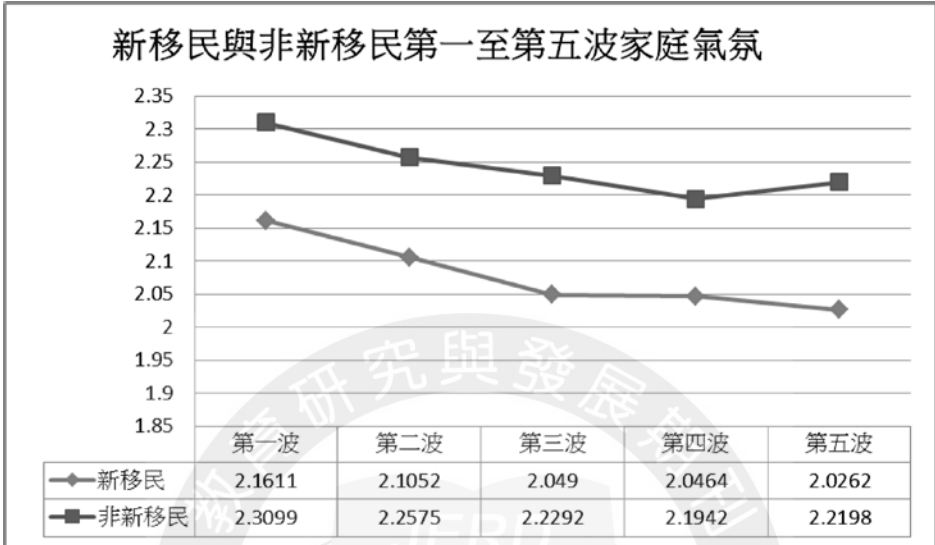


圖5 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在第一至五波家庭氣氛之成長線

二、新移民子女的成長模型與討論

(一) 結果

本研究建構之新移民子女的成長模型，經過SEM檢定發現模型不適配，其中在家庭社經地位中的父、母親職業之參數估計過高(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超過1.0以上)，使得模型的RMSEA偏高。本研究將父、母親職業刪除，重新估計模式。表6可知，新移民子女模型的 $\chi^2=82.45$ ($p>.01$)，RMSEA=.077，NNFI=.93，SRMR=.076，在這四項適配指標均符合適配標準，因此模式適配。

表6可知，新移民子女從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文化資本的平均起始值為1.53，並且以每波平均以0.012的速度在成長，其各波成長速率分別為0.0、0.80、0.93、1.29、1.00，各波測量誤差不同，且有逐波擴大、縮小、擴大、再縮小的變動趨勢。同時，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氣氛平均起始值為1.58，並以每波平均0.014速度成長，其各波成長速率分別為0.0、0.55、0.63、1.34、1.00，各波測量誤差變異數不同，且有逐波擴大、縮小、擴大、再縮小的趨勢。此外，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起始點（截距項）之相關係數（ r_1 ）為0.70 ($p<.05$)，顯示出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較高的學生，其家庭氣氛傾向較好。然而新移民子女的

家庭文化資本的斜率項與截距項 (r_2) 共變數為-0.04 (相關係數為-0.39) ; 家庭氣氛的斜率項與截距項 (r_3) 共變數為-0.06 (相關係數為-0.32) ; 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斜率項之相關係數 (r_6) 為0.26 ; 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氣氛斜率項之相關係數 (r_4) 為-0.37以及家庭氣氛起始點與家庭文化資本斜率項之相關係數 (r_5) 為-0.24等都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

表6 新移民子女之成長模型參數估計值摘要 (n = 68)

待估計參數	估計值	估計標準誤	t 值
背景變項			
父教 (X_1)	0.91*	.36	2.50
母教 (X_2)	0.83*	.33	2.49
文化資本			
平均截距項 (α_1)	1.53***	.27	3.41
平均斜率項 (α_2)	0.012*	.23	2.38
截距項變異數 (ψ_1)	0.01	.04	0.39
斜率項變異數 (ψ_2)	0.02	.04	0.40
斜率項/截距項共變數 (ψ_3)	-0.04	.04	-1.15
家庭氣氛			
平均截距項 (α_3)	2.16**	.40	3.50
平均斜率項 (α_4)	-0.026	.12	-1.76
截距項變異數 (ψ_3)	0.14*	.05	2.55
斜率項變異數 (ψ_4)	0.09*	.04	2.41
斜率項/截距項共變數 (ψ_6)	-0.06	.05	-1.19
社經地位對截距與斜率項效果			
社經地位對文化起始 (β_1)	0.28***	.07	3.92
社經地位對文化成長 (β_2)	-0.22*	.10	-2.16
社經地位對家庭起始 (β_3)	0.30***	.09	3.32
社經地位對家庭成長 (β_4)	0.04	.14	0.26
曲線相關係數			
文化起始對家庭起始 (r_1)	0.70*	.02	2.37
文化起始對文化成長 (r_2)	-0.39	.04	-1.15
家庭起始對家庭成長 (r_3)	-0.32	.05	-1.19
文化起始對家庭成長 (r_4)	-0.37	.04	-1.00
家庭起始對文化成長 (r_5)	-0.24	.04	1.77
文化成長對家庭成長 (r_6)	0.26	.03	0.72

(續下頁)

表6 新移民子女之成長模型參數估計值摘要（ $n = 68$ ）（續）

待估計參數	估計值	估計標準誤	t 值
曲線相關係數			
λ_{10}	--	--	--
λ_{11}	0.80***	.18	4.30
λ_{12}	0.93***	.20	4.76
λ_{13}	1.29***	.24	5.45
λ_{14}	1.00	--	--
λ_{20}	--	--	--
λ_{21}	0.55***	.16	3.90
λ_{22}	0.63***	.16	3.90
λ_{23}	1.34***	.22	6.06
λ_{24}	1.00	--	--
χ^2		82.45	
df		59	
p-value		.02359	
RMSEA		.077	
NNFI		.93	
SRMR		.076	

註：--代表固定參數；*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討論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來看，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他們在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愈豐富，與張芳全（2011）、Davis與Sexton（2009）、Gillian與Pong（2005）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文化資本愈多是一樣的，接受 H_{1-1} ；而新移民子女的社經地位愈高，他們在國一時的家庭氣氛愈好，這與預期一樣，因此本研究接受 H_{1-3} 。同時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愈多，其家庭氣氛愈好，這與預期結果一樣，代表如果新移民子女的家庭中有豐富的文化資本，可以帶給他們有較好的家庭氣氛，因此接受 H_{2-1} 。

然而新移民子女的家長社經地位較非新移民略低，家長長期忙於工作、照顧家庭，因而較沒有閒暇帶子女參觀博物館、音樂會與科學展覽（張芳全，2006；張芳全、王平坤，2012）；同時新移民的夫妻間因文化與國情的不同，對於教養的觀念會有些差異，以及新移民子女的家長教育程度偏低，家長能與就讀國中子女陪讀時間及其能力有限，因而使得新移民子女會隨著年級增加，其家庭氣氛逐

漸不好是可能原因之一，因而無法支持 $H_{1.2}$ 。在此情形下，新移民子女與家人相處及互動的時間自然縮減，就如吳就君等（1987）指出，親子互動不好，家庭氣氛一定不佳，所以本研究無法支持 $H_{1.4}$ 。由於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較少，加上可以參加補習機會有限，一般型（補習）文化活動（包括家教、安親班、補習國文、英文與數學）就很少（張芳全、王平坤，2012）；他們的家庭文化資本在國中三年累積少，所以無法支持 $H_{2.2}$ 。新移民子女在國中三年的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少，無法影響家庭氣氛提升，因而無法接受 $H_{2.4}$ 與 $H_{2.6}$ 。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少，加以雙親對於子女的教育較難以關注，同時他們從國一至國三有學習壓力，國三學生面臨升學壓力，自然專心準備考試，而雙親難以提供專業知識，尤其是新移民女性普遍上中文不佳，在學業上較難指導孩子，以及難以與子女良好互動，尤其是新移民女性與家人（包括先生）相處的適應問題，影響她們的情緒（較常不被了解、孤立無援感），這也會影響親子關係（王貞云等，2012），這也可能是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較低的原因，因此無法接受 $H_{2.3}$ 、 $H_{2.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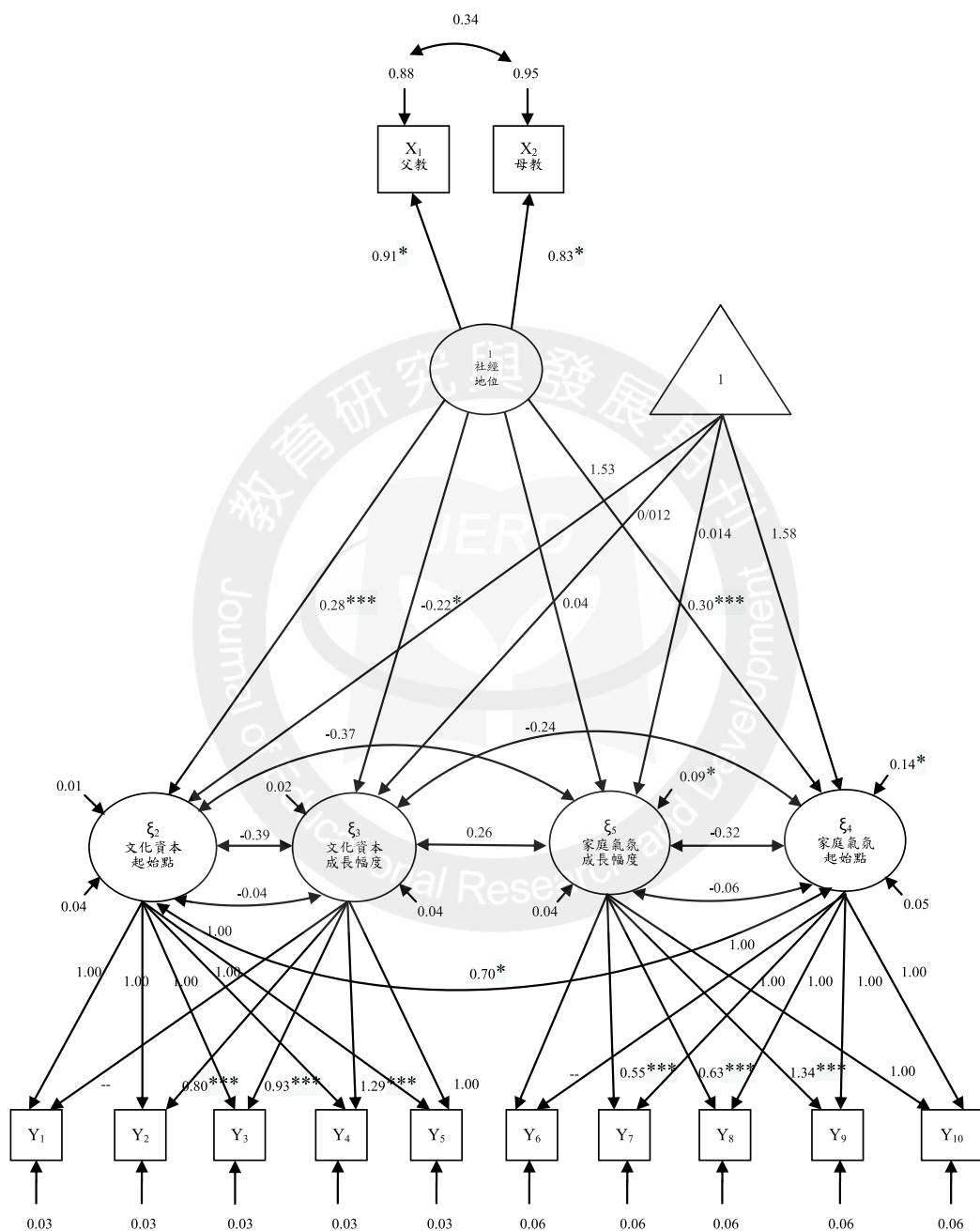


圖6 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路徑

* $p < .05$; ** $p < .01$; *** $p < .001$ ($n=68$)

三、非新移民子女的潛在成長模式與討論

(一) 結果

本研究建構之非新移民子女的潛在成長模型，經過SEM檢定發現模型不適合，其中社經地位的父母親職業之參數估計過高(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超過1.0以上)，使得模型的RMSEA過高，其原因在於雙親職業估計係數太高，影響了模型的穩定性。本研究將父母親職業刪除，重新估計。估計結果如表7可知，非新移民子女模型的整體適配度指標： $\chi^2=494.08$ ($p<.001$)、RMSEA=.079、NNFI=.95與SRMR=.029，從這資料來看，雖然模型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然而它受到樣本數影響，需要參考其他適配指標，而在後三項適配指標均符合標準，因此模式適配。

表7發現，非新移民子女從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成長，亦即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平均起始值為1.58，並且以每波平均增加0.014速度成長，其各波成長速率分別為0.0、1.24、1.30、0.98、1.00，各波的測量誤差不同，並有逐波擴大、縮小、擴大、再縮小的變動趨勢。此外，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的家庭氣氛平均起始值為2.31，並且以每波平均以0.018（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速度在減少，其各波減緩速率分別為0.0、0.55、0.63、1.34、1.00，各波的測量誤差變異數有所不同，有逐波擴大、縮小、擴大、再縮小趨勢。家庭文化資本的斜率項與截距項（ r_2 ）共變數為0.00（相關係數為0.03， $p>.05$ ），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而家庭氣氛斜率項與截距項（ r_3 ）共變數為-0.02（相關係數為-0.19， $p>.05$ ），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此外，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起始點（截距項）之相關係數（ r_1 ）為0.67，顯示出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較高者，其家庭氣氛較好；且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斜率項之相關係數（ r_6 ）為0.42，顯示出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成長速率較快者，其家庭氣氛成長速率也較快。至於家庭文化資本起始點與家庭氣氛斜率項之相關係數（ r_4 ）為-0.20， $p>.05$ ，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這顯示，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速率沒有關聯。家庭氣氛起始點與文化資本斜率項之相關係數（ r_5 ）為-0.25， $p>.05$ ，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代表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氣氛與家庭文化資本成長速率沒有關聯。

表7 非新移民子女之成長模型參數估計值摘要 (n = 1,179)

待估計參數	估計值	估計標準誤	t 值
背景變項			
父教 (X ₁)	0.78***	.08	9.97
母教 (X ₂)	0.78***	.08	9.97
文化資本			
平均截距項 (α ₁)	1.58***	.07	12.05
平均斜率項 (α ₂)	0.014*	.05	2.25
截距項變異數 (ψ ₁)	0.01	.01	0.98
斜率項變異數 (ψ ₂)	0.01***	.00	5.90
斜率項/截距項共變數 (ψ ₃)	0.00	.00	0.71
家庭氣氛			
平均截距項 (α ₃)	2.31***	.13	10.56
平均斜率項 (α ₄)	-0.018	.11	-0.42
截距項變異數 (ψ ₃)	0.11***	.02	6.99
斜率項變異數 (ψ ₄)	0.08***	.01	6.79
斜率項/截距項共變數 (ψ ₆)	-0.02	.01	-1.20
社經地位對截距與斜率項效果			
社經地位對文化起始 (β ₁)	0.24***	.02	14.74
社經地位對文化成長 (β ₂)	-0.01	.02	-0.51
社經地位對家庭起始 (β ₃)	0.34***	.02	13.63
社經地位對家庭成長 (β ₄)	-0.02	.04	-0.53
曲線相關係數			
文化起始對家庭起始 (r ₁)	0.67***	.01	12.84
文化起始對文化成長 (r ₂)	0.03	.00	0.71
家庭起始對家庭成長 (r ₃)	-0.19	.01	-1.20
文化起始對家庭成長 (r ₄)	-0.20	.01	-1.02
家庭起始對文化成長 (r ₅)	-0.25	.01	-1.83
文化成長對家庭成長 (r ₆)	0.42***	.00	4.36
λ ₁₀	--	--	--
λ ₁₁	1.24***	.07	17.55
λ ₁₂	1.30***	.07	17.79
λ ₁₃	0.98***	.06	15.97
λ ₁₄	1.00	--	--
λ ₂₀	--	--	--
λ ₂₁	0.41***	.06	7.30
λ ₂₂	0.61***	.06	10.88

註：--代表固定參數；*p < .05, **p < .01, ***p < .001 (續下頁)

表7 非新移民子女之成長模型參數估計值摘要 (n = 1,179) (續)

待估計參數	估計值	估計標準誤	t 值
曲線相關係數			
λ_{23}	0.90***	.06	14.81
λ_{24}	1.00	--	--
χ^2		494.08	
df		59	
p-value		.00000	
RMSEA		.079	
NNFI		.95	
SRMR		.029	

註：--代表固定參數；*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 討論

經由上述檢定，在非新移民子女模型接受的假設包括 H_{3-1} 、 H_{3-3} 、 H_{4-1} 、 H_{4-6} ；然而不支持的研究假設包括 H_{3-2} 、 H_{3-4} 、 H_{4-2} 、 H_{4-3} 、 H_{4-4} 、 H_{4-5} 。上述接受的研究假設說明了，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愈好；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愈好，國一家庭氣氛起愈好；以及學生的家庭文化資本從國一至國三的正向成長，家庭氣氛有正向成長。這證實了社會階層理論的說法，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家庭文化資本具有累積效果（黃毅志，2008；Teachman,1987），這代表了非新移民子女的國中生在家庭文化資本逐年增加，會提高家庭氣氛。因此接受 H_{3-1} 、 H_{3-3} 、 H_{4-1} 、 H_{4-6} 。而在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並沒有隨著年級增加而提高，代表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僅有在國中一年級具有起始效果，無法在持續就讀的年級中，對家庭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具有累增效果。換句話說，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對於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的影響有其侷限性。因此本研究拒絕 H_{3-2} 、 H_{3-4} 。

至於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文化資，以及與後來家庭文化資本的成長幅度沒有關聯；他們在國一的家庭氣氛，以及後來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沒有關聯，探究原因，非新移民子女從國民小學進入國中之後，學習環境改變，學習科目變的多，課程變的更困難，學生學習需求增加，家庭文化資本有所提高。然而從國一至國三各學期都有學習壓力，國三學生更有升學考試壓力，自然而然會努力準備考試，較沒有時間從事藝文活動，與家人互動時間自然減少；再加上，學生校外補習，在國三上學期大多告一段落，學生自行念書，家教、安親班、補國文、英

文與數學頻率減低，因而家庭文化資本沒有增加，所以沒有支持 $H_{4.2}$ 。加以非新移民子女的課業及升學壓力增加，影響了親子互動，也影響了家庭氣氛，尤其隨著年級愈高，升學壓力增加，更無法提高家庭氣氛，因此本研究的 $H_{4.3}$ 、 $H_{4.4}$ 無法接受。

最後，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對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氣氛成長幅度沒有關聯、以及國一的家庭氣氛對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文化資本成長幅度沒有關係，代表了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不一定有必然關係，也就是說，國中生一開始有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本，不必然在後續年度有良好家庭氣氛，而國一生一開始有良好的家庭氣氛，不必然在後續的年度有豐富的家庭文化資本。家庭文化資本是促進家庭氣氛提升的原因之一，但是它更需要有成員良好互動、良好親子關係（吳就君等，1987）、沒有壓力溝通等，因此本研究拒絕 $H_{4.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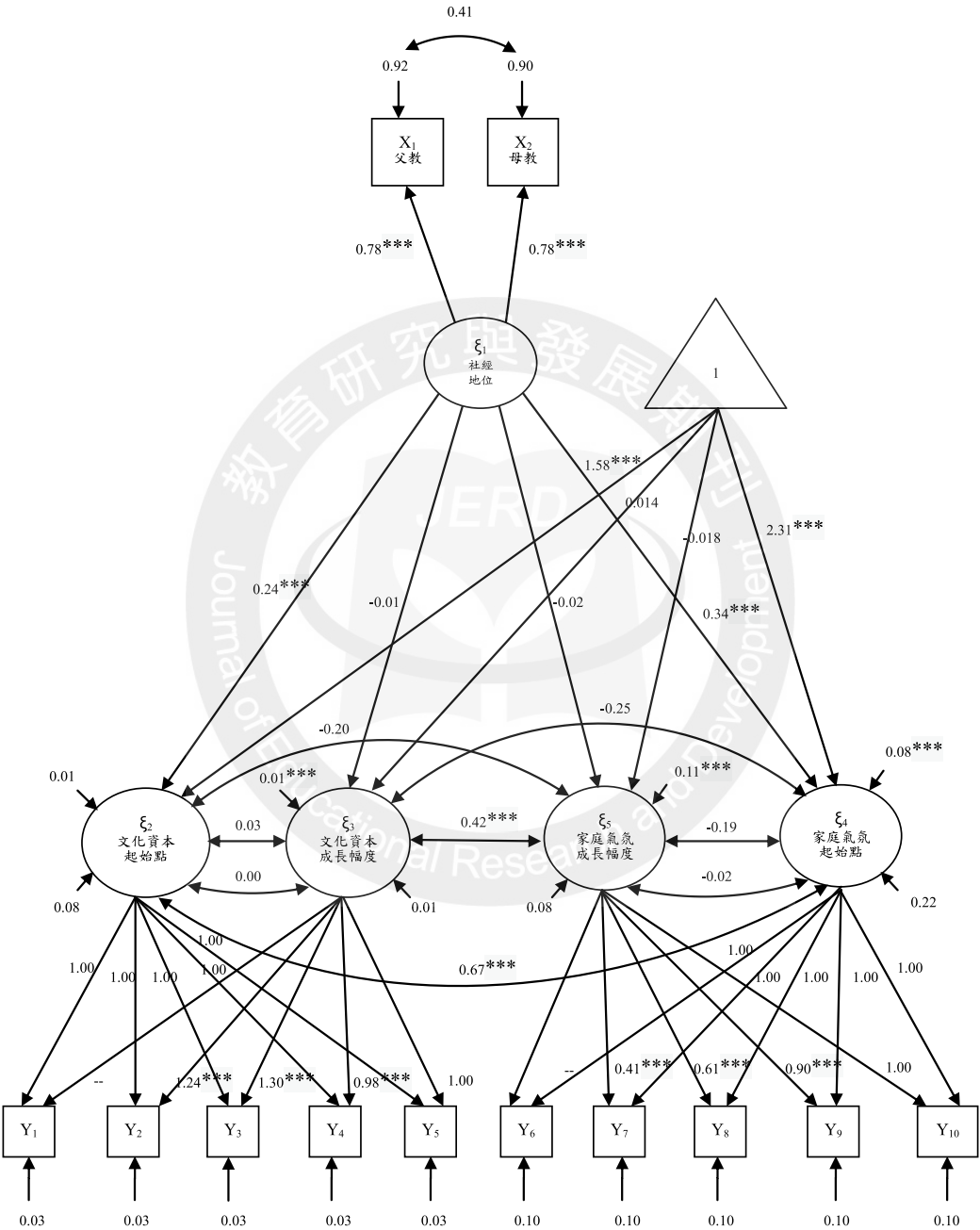


圖7 非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路徑

* $p < .05$; ** $p < .01$; *** $p < .001$ ($n=1,179$)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共同點

首先，國一時的雙親教育程度愈高對於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為正向助益。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新移民或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的雙親教育程度愈高，對於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有正向助益。也就是說，國一時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越高，他們在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比較好。

其次，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有正向關聯。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新移民或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有正向關聯。它代表了，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愈高，國一時的家庭氣氛愈好。

最後，國一的家庭氣氛與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負向關聯。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為新移民或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的家庭氣氛，與其後來年度的成長幅度為負向關聯。也就是說，國一時的家庭氣氛好，但隨著年級增加，至國三時的家庭氣氛比國一時還差。

（二）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差異

首先，新移民子女父母親教育程度對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負向影響，而非新移民子女為正向影響。本研究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對於家庭文化資本成長為負向影響。亦即在國一至國三的雙親教育程度愈高，他們在三年的家庭氣氛卻逐漸變得較不好；非新移民子女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對於家庭文化資本則為正向成長影響，它代表在國一至國三的雙親教育程度愈高，他們在國中三年的家庭氣氛成長也隨著年級逐漸變好。

其次，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正向關聯。本研究結果發現，非新移民子女從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的成長幅度為正向關係。亦即國一至國三時的家庭文化資本成長越快，他們在三年的家庭氣氛成長越快；反之，家庭文化資本成長越慢，家庭氣氛成長越慢。新移民子女在上方面則沒有這樣的結果。

二、建議

本研究有以下的建議：

首先，增加國中學生家庭文化資本的多元性，透過豐富的文化資本，來提高家庭氣氛。本研究結果發現，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時雙親的教育程度對國一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具有正向提升效果，而國一時的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為正向關聯。這代表家長教育程度及家庭文化資本豐富是可以提高家庭氣氛。建議家長對於家中的文化資本，在數量及類型應不斷地增加，尤其本研究的家庭文化資本是多樣性，包括教育資源、閱讀習慣、一般型文化活動及精緻型文化活動。本研究不是僅有建議家長需要購買的教育資源與較高級精緻型文化活動，本研究仍建議可以透過雙親對於子女閱讀習慣養成。例如，家長應多與子女陪讀共學，讓子女養成閱讀習慣。此外，家長應運用時間與子女一同參觀美術館、博物館，欣賞展覽等，這些活動對成本較低，但又具有教育意義，尤其新移民子女家長在閒暇，多與子女參與此類活動對子女有助益。

本研究結果發現，兩群學生在國一的家庭氣氛與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負向關聯，代表國中生的家庭氣氛在三年求學時逐年往下滑。因此提升學生的家庭氣氛對學習有其重要性。由於家庭環境對孩子人格發展影響很大，它會逐漸形成無形資本，影響子女學習態度及學習表現。因此，透過家庭文化資本的建立及增加文化資本的活動及增置，逐漸形成良好的家庭氣氛，培養親子學習樂趣及對話氣氛是重要的。所以，父母若能參加社區大學、讀書會、補習學校進修或是民間的新移民團體的自我成長課程，藉由接觸不同形式文化來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尤其是新移民子女的家長，更能改善家庭氣氛，同時家長的身教，運用工作餘閒與子女參觀美術館、博物館，欣賞展覽及音樂會，建立良好的家庭文化資本，進而帶動家庭氣氛。

其次，關注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狀況，提供新移民親職教育課程，營造良好家庭氣氛。本研究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的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其家庭氣氛隨時間，略有下滑的情形，且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較非新移民子女低；同時非新移民子女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對家庭氣氛成長幅度為正向影響。新移民子女的家庭雙親的教育程度較佳，不代表他們在國中三年的家庭氣氛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提升，而非新移民子女在國一的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其國一至國三的家庭氣氛愈好。這突顯出兩群子女的差異性，這代表了新移民家庭有不同的文化呈現模式，不一定

文化資本較不足，而是家庭氣氛不同所致。因此，學校及學校導師應持續瞭解新移民子女的家庭狀況，給與較差的家庭氣氛之新移民子女更多協助。而主管機關應透過學校、社區與家庭的合作與資源整合，積極推展新移民親職教育，提供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育與增加父母的教養效能。國民中學更應加強新移民子女的輔導，加強子職教育，健全家庭的支持網絡，讓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融入家庭生活之中。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如下：

首先，持續追蹤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發展情形。本研究以張芳全（2013）建置的國民中學生之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分析基隆市國民中學99學年度入學之七年級學生，不包含私立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公私立高級中學以上層級學生。由於新移民樣本數僅有98筆，導致在進行前在成長模型分析，適配度較非新移民子女為差。未來研究可考慮擴展至其他縣市或新移民子女之資料庫建置，增加新移民子女樣本數，利於後續分析、比較與資料運用，獲致更多的研究成果。

其次，運用此資料庫，從多面向探討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學習表現異同。本研究分析國中生的家庭社經地位對家庭文化資本與家庭氣氛之成長研究，受限於資料庫建構之樣本數，以及縱貫性研究無法運用更複雜模型之影響，無法納入更多變項對於家庭文化資本及家庭氣氛之分析。未來研究可以該資料庫擁有的師生關係、人際關係、家庭或學校環境變項納入分析。此外，本研究的家庭背景，受限於新移民子女樣本數，僅有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在模式適配，未包含父母親職業，資料庫中沒有家庭的收入調查，因而沒有納入分析。未來針對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之研究，若有上述的變項，可考慮納入分析，以求其模型準確度，並瞭解兩群子女的學習差異。

誌謝：本研究感謝兩位匿名專家學者審查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本研究修改，使得研究更豐富準確，並感謝行政院科技部研究計畫專案補助（編號：NSC99-2511-S-152-008-MY3）使得本研究得以完成。更感謝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在資料庫建立的大力協助，沒有教育處的幫忙，本研究難以完成，尤其十五所參與長期追蹤研究的學校師生熱情幫忙，才能完成資料庫建置，在此一併誌謝。

參考文獻

- 王世英(2007)。外籍配偶子女納入學校教育體系之課程與教學研究：建構國民中學補救教學模式。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王貞云、何淑菁、黃欣蕙(2012)。新移民家庭父母教養子女的問題與因應策略之探討。*家庭教育雙月刊*，**37**，28-40。
- 王雅玲、李瓊雯、張恬瑜、曾妙音(2009)。父母親社經地位與國中生學習動機、學業成就之相關性研究。*家庭教育雙月刊*，**32**，6-27。
- 李佩嫻、黃毅志(2012)。國際新職業社經地位量表在臺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適用性：以面訪成年民眾職業調查為例。*臺灣社會學刊*，**49**，207-239。
- 李敦仁、余民寧(2005)。社經地位、手足數目、家庭教育資源與成就結構關係模式之驗證：以TEPS資料庫為例。*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2)，1-48。
- 吳就君、潘蓓蓓、叢肇祥(1987)。犯罪少年與正常少年之家庭氣氛、親子關係之研究。*中等教育*，**8**，107-113。
- 吳清山(2004)。外籍新娘子女教育問題及因應策略。*師友*，**441**，6-12。
- 吳武典、林繼盛(1985)。加強家庭聯繫對兒童學習效果及家庭氣氛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18**，97-116。
- 教育部(2013)。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取自：<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5&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ffff-4c44-a075-15a9eb7aecdf>
- 教育部(2014)。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94~102 學年度)取自<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5&Page=20046&Index=5&WID=31d75a44-ffff-4c44-a075-15a9eb7aecdf>
- 馬信行(1985)。家庭文化背景與學業成就的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學報*，**51**，139-165。
- 張芳全(2006)。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影響之結構方程式模式檢定。*測驗學刊*，**53**(2)，261-296。
- 張芳全(2011)。家長教育程度、文化資本、自我抱負、學習興趣與數學成就之關係研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25**，29-56。

- 張芳全（2012）。邁向科學化的國際比較教育。臺北市：心理。
- 張芳全（2013）。新移民族群學生科學與數學學習的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建置：國民中學階段新移民族群學生科學與數學學習的長期追蹤調查（行政院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補助編號：NSC99-2511-S-152-008-MY3）。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 張芳全、王平坤（2012）。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文化資本、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研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26（1），55-89。
- 張芳全、夏麗鳳（2012）。新移民子女的人際關係與幸福感之研究。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0，73-101。
- 張芳全、李靜芬（2013）。學齡前教育的弱勢族群—桃園新住民子女問題與對策。國民教育，53（3），29-35。
- 張貴琳（2011）。影響學生學科素養表現的社經地位因素探究 OECD與北歐地區 PISA研究觀點。中等教育，62（1），110-121。
- 黃建皓（2012）。家庭社經地位與班級經營效能對學生自我效能感之影響：階層線性模式分析。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刊，8，107-130。
- 黃毅志（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師大教育研究集刊，49（4），1-31。
- 黃毅志（2008）。如何精確測量職業地位？「改良版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9（1），151-160。
- 蕭佳純（2009）。家庭社經地位、自我概念、學業表現對大學畢業生就業情形之探討。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7（3），1-40。
- Aber, M. S., & McArdle, J. J. (1991). Latent growth curve approaches to model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Criteria for competence: Controversie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abilities*. Hillsdale, NJ, Englan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Anderson, S. A., & Sabatelli, R. M. (1990). Differentiating differ-I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 challenges. Special Issue: Marital and family measur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8(1), 32-50.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England: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England: Sage.

- Bourdieu, P. (1984).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asso, M. J., & Geismar, L. L. (1992).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to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The case of family functioning.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Abstracts*, 28 (4), 16-26.
- Davis-Kean, P. E., & Sexton, H. R. (2009). Race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fluences on child achievement multiple pathways to success. *Merril-Palmer Quarterly*, 55(3), 285-318.
- Denton, R. E., & Kampfe, C. M. (19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variables 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A literature review. *Adolescent*, 29(6), 475-495.
- Gillian, H. T., & Pong, S. L. (2005). Does family policy environment moderate the effect of single-parenthood on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A study of 14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6(2), 227-248.
- Halvorsen, J. G. (1991). Self-report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s: An evaluative review. *Family Practice Research Journal*, 12(4), 343-367.
- Kline, R. B. (2005).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NY: Guilford.
- Meredith, W., & Tisak, J. (1990). Latent curve analysis. *Psychometrika*, 55, 107-122.
- Moos, R. H., & Moos, B. S. (1986).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manual*.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Shulman, B. H., & Mosak, H. H. (1988). *Manual for life style assessment*. Muncie, IN: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 Sewell, W. H., Haller, A. O., & Ohlendorf, G. W. (1970).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Replication and revi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1014-1027.
- Teachman, J. D. (1987).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48-557.